

# 科学家笔下的数学之趣

——读袁亚湘院士新著《数学漫谈》

文/张效雄

我于数学是个门外汉。早年做知青下乡时，有过很短时间教授初中数学课的经历，虽然不至于误人子弟，但毕竟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教初中生。

但我在数学界有很多好朋友，袁亚湘院士就是其中之一。近来，我得到他的一本新著——《数学漫谈》。此书被纳入《科学走进公众 院士科普丛书》。细细读来，我想到了真、美、趣三个词语，门外汉拿来一读，也能明白子丑寅卯来。

袁亚湘是和我同一年考入湘潭大学的。他是湘南东江湖畔资兴人，我是湘北洞庭湖边湘阴人。他学的计算数学，在当时是很新潮、很热门的学科；我学的汉语言文学，则是很传统的专业。但有趣的是，我们居然是同班同学。当时，学校将一些英文成绩好的同学聚拢到一起，办了个提高班，免费开小灶。我们在一起上了两年课，我是文科召集人，他是理工科召集人。

袁亚湘后来比我成就大很多。本科毕业后，他考上了中科院计算中心的硕士生，师从学科泰斗冯康先生。后来又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，获博士学位后回国，加入中科院数学学院。他主要研究非线性优化计算方法，是当年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。曾荣获“中国青年科学家”“中国十大杰出青年”称号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、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数学奖、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杰出贡献奖等一系列奖项。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科协副主席、国际工业和应用数学联合会主席。

《数学漫谈》是一本数学科普读物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，已加印多次。全书以通俗的文字、鲜明的图表和形象的比喻，解说深奥的数学知识。书稿是在他在首届“国际数学节”的线上科普报告和他在全国各地所做的科普报告、讲座基础上整理而成。该书用简单易懂的文字，描述了什么是数学，从不同的角度解说数学的特点，分析数学的优美结构和趣味性，论述了数学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。书中还记载了他与听众、网友的互动交流情况，包含了自己对当前数学教育和研究方法的解读。

作为一位颇有成就的科学家，在年富力强的时候，把一部分精力用于科学普及教育上，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，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手段，给普通人，尤其是青年学子们，精心讲述数学的无穷奥秘，体现出一位伟大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博大情怀。

我曾经在现场听过一次袁亚湘的科普报告，那次报告会也在网络同步播出，线上听众数以万计。袁亚湘的口才极好，语言简明、平实、幽默，把一个个深奥的数学问题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。而且他善于与听众互动，现场气氛极佳。从他的讲课中，可以体会到数学之真、之美、之趣。他自己也从讲课中感受到了听众，尤其是青少年，对于数学的兴趣与热爱，这让他更进一步地增强了让数学走入生活、让数学更多地推动科技发展和在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信心。

袁亚湘是数学领域里的领跑者，在他的身后，有许许多多“跟跑者”和“同行者”。《数学漫谈》正是一本数学领域的极好读物。我相信，很多年轻的读者们，会在读过这本书后，从“跟跑者”变成“同行者”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其中一些同行者也会成长为我国甚至国际上尖端科学技术的领跑者。

（袁亚湘，数学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）

# 记忆穿过柏荫堂

文/邹智辉

我闭着眼睛，许多人啊事啊，就像葳蕤的花草，鲜艳动人，而最灿烂的当属在柏荫堂读书的那段记忆。

柏荫堂坐落在湖南双峰三塘铺镇，是中国茶业一代名商戴海鲲于1934年所建。“柏荫堂”三字有着深厚的文化喻意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，“柏，鞠也”，其实，“柏”还是柏树，这可是一种木质很好的树呢。“荫”，是荫庇之意。《隋书·柳述传》中还有“少以父荫”之句。而“堂”，在我看来，就是“学堂”的意思。

看来，冥冥之中，“柏荫堂”的风雨几十年，一直是莘莘学子向学之地。50年前，我又何尝不是受了柏荫堂的庇护？而那些老师们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如父如母？

那时，我就读的双峰八中在柏荫堂里面。柏荫堂坐北朝南，前面是田野、河流与石拱桥。我们站在大门口，一眼能看几里路远，不远处是新建不久的娄邵铁路，那些穿梭的列车，承载着咱们内心奔腾不息的理想。

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听刘明德老师读文言文、樊志国老师算函数、黄健翎老师聊物理、胡先敦老师讲化学……各有各的味道，各有各的风采。

柏荫堂的教室是木屋子，下课时我们喜欢嬉闹，满屋子到处是噤噤噤的声音，就像打着小鼓。同学们年少时嬉笑打闹，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

每逢夏天，我们经常去对面的茶冲河边玩耍，一起捉螃蟹、摸鱼儿、捡田螺、捞草丝。而到了春日，大地泛起几丝嫩绿，我总幻想，穿上漂亮的衣服，拿一只花蝴蝶样式的风筝，奔跑在花红柳绿之间，多么醉人啊……

当我把记忆再拉近一点，可以清晰地窥见，柏荫堂如同一个手电筒，它一路照耀着我的前路。

后来我走上了工作岗位，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

再后来，向骥骥、赵佰渔、王文、康文德、程文章等老师都是我的领导，我在他们的掌声和鲜花中长大、变老。

老师们不但教我学好知识，还教我当好老师。

当我的记忆一路狂奔，沿着柏荫堂那个手电筒光照的方向，我从三尺讲台下来，调到教育局工作，奔赴退休生活。

教数学的樊志国老师住在北京。我们常与同学朱荣华、朱细娥在他家聚会。我们闹着笑着说着，又听着老师的话，我总是恍惚觉得我们又重回到了柏荫堂。

后来，我跟物理老师黄健翎、将军博导师朱石坚等人在家里聚会。我还跟学长邓启生、班长阳年初等人聚会在长沙。直到今天，我们还能天天在网络课堂聆听尹文武老师及学长们的敦敦教诲……

时光犹白驹过隙，一晃50多年过去，我也到了古稀之年。

往昔的日子，如梦似烟，浓缩了我们的记忆，沉淀着我们的快乐，流连着我们的美好，穿梭着我们的嬉闹。

“我们的生活，美好的生活，像海水一样蔚蓝……”窗外突然传来歌声，把我从记忆中拉了出来。

我突然泪流满面：啊，我永远也忘不了柏荫堂，也忘不了老师们。

# 老娘在，我们自在

文/刘诚龙

老娘这天，给我泡了药，刚脱衣衫，身子都没浇湿，妻子疾呼：老娘摔塘里了。我慌地套了衣裤，也没穿鞋，直往水塘奔去。

水塘在老家院子中央，三口井次第成阶梯排列。最上一口是水井，汨汨泉涌，自铁炉冲山中来，滋养乡亲；下一口是菜井，白菜萝卜都在这里淘洗；再一口，是衣井，阿嫂公都在这里浆洗衣衫。衣井下面，便是水塘，养了鱼，年底干塘，全院子人人有份，另可以在这里洗垢求洁。

老娘这次是去洗拖把。本来，家外有个水龙头。老娘估计是想节约水，总往水塘里去洗。水塘深至于腰，有青石砌岸，下岸有三级石阶。听乡亲说，老娘在水里摆弄拖把，拖把把她拖下了水。

拖把能有多重，便是水中荡，也不过使上十几二十几斤力吧。老娘当年挑一百斤谷子、一百五十斤红薯，都是飘走三五里地不下肩。如今，一个拖把就把老娘摆下水了。老娘如一架机器，老旧老旧了。

我赤脚跑到水塘，老娘已被乡亲救了上来。老弟与小女也早跑来了。老娘穿的是一件碎花布衣，水淋漓而下，落汤鸡模样，让人见了，很来眼泪。

老娘有惊无险，却把人吓得不轻。近几年来，吓过我们好几次。几年前，她出门收废品，捡一只矿泉水瓶时，一块玻璃掉下来，砸中手臂，血流如注，住院了个把星期。后来又去扯鸡草，摔了一跤，老骨头摔了一条缝，又是住了半个月院。我如今就怕家里打电话，看到电话号码，心怦怦乱跳。

我与老弟在犹豫，要不要送老娘去卫生院？看到老娘，依然一身老劲头，步子不减平日，说话也如平常，换了衣没换人，摘菜煮饭，没事一样。于是我俩商量着过一晚再说，只把这天的事告诉了姐妹。她俩吓得放下锅里饭，飞跑过来。

姐妹不是来陪老娘去看病的，是来给老娘“喊魂”的。喊魂，是楚地旧俗，已有数千年史。屈原有一篇《招魂》，中有句子曰：“魂魄离散，汝筮予之。”又有句子曰：“魂兮归来。南方不可以止些。”屈原这篇，似是模仿楚地民间招魂习俗而写。

民间没那么复杂。“喊魂”是蛮简单的。人在哪里吓的，便去哪里喊。一般是一前一后两个人，前头的喊“某某，回来噢”，后面的应“回来了喔”。一路喊到家。

正是薄暮，我站在阳台上，听我姐在前面喊“姆妈，回来喔”，我妹后面应“姆妈，回来了”。归鸟天上飞，也自远处回。我听着姐妹的呼与答，有些心酸。老娘在，我们自在。